

潁上風物紀敘

余以道光三年作令潁上簿書之暇與其文人學士相接輒稱高子孔霖學行不絕口五年余爲縣志喬茂才自福以高子所著潁上風物紀見示義例謹嚴敘述有體獨其於地理未盡攷據精確故紀人間有誤入高子天姿高朗好遊山水想其途中旅舍捉筆爲之未及審定耳古人凡有著述往往得失互見不足爲高子文名損亦不必爲高子諱也縣志成邑人士所出鑄資有羨錢與元和陳茂才炯校而刊之以歸高氏子孫倘其子孫能世其家學勿替厥緒則余此舉爲不

風物紀敘

虛云道光六年十二月安邱劉耀椿識

風物紀原敘

大河以南大江以北其地浩衍博厚而自關中磅礴奔放或
伏或起無廣川巨澤以限隔土脈趨走至壽春而長淮界之
地勢乃止此鳳陽皇陵之所由結也鳳陽之屬有潁上者春
秋時爲慎地在潁水之上亦曰潁上管夷吾實生焉夷吾爲
霸者之佐然自伊呂以下具開闢手眼者不得不推是人則
潁之爲土風爲人物可知矣高子孔霖胸羅千古日空一世
與之談以經濟功業自許卽而叩之具有本末此亦具開闢
手眼者潁上在管子以後不得不推是人矣高子作潁上風

風物紀敘

物紀志邑乘也而高子之文於斯見之夫文起於六經流於
左國放於莊騷浩衍於史漢結穴於唐之昌黎韓子亦猶夫
地勢之有起伏結構也吾於是記而知地功焉見天心焉知
古人之可及而今人之可期焉勗哉高子毋徒爲文士無錫
王世楨礎塵氏題

風物紀原敘

穎上高子孔霖向已撰其家譜余口口而刻之茲復作其邑風物紀若干卷示余猶前志也然自家而邑其事稍廣倘由是推而遠之而國而天下無不可者昔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之恣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其所不知則甯闕焉是以其所書率多可信後世則不然每作一書必求其周悉完具而後已斯不無所虛妄者出於其閒矣況其更有甚者家譜則以攀附貴顯邑志則以媚豪猾取賕賂然則魏收穢史之事豈足怪哉曾記先人嘗遊旁邑遇一公焉方爲當

風物紀敘

一一

事者聘修縣志意頗自得酒闌耳熱卒然問曰貴邑志誰撰也意謂當屬之先人耳先人徐畬曰敝地一二葷粥秀才方且爲之此公爲之頹頹而罷夫所惡於葷粥秀才者無他伎倆惟其修一書則搏摭補綴必處處致詳事事求備而其中之虛妄者遂多由其虛妄生其奸詐於是乎所謂媚豪猾取賕賂者何所不有然書成大部線裝見之者皆嘆爲大作手卽有一二思崇尚簡約致真核實者則反以爲爲官修書體製不得爾爾故吾嘗以爲修官書者必無好書大抵皆葷粥秀才之所爲也古之作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如鄭所南心

史盛以鐵函發井中至近世而其書始出蓋古人之用心多如此者今孔霖博聞廣見素有心網羅散失之事吾意其篋衍中當必有如心史者存焉但勿輕以示人耳卽讀其風物紀疑者傳疑信者傳信甯闕而信毋書而疑辭嚴義密洵足垂示於將來推而放之則古良史才也要其異於葷粥秀才之所爲也昭昭矣南陽邨世弟

書

風物紀原敘

高子孔霖穎上人作其邑之風物紀三卷傳於世夫通都大邑無奇杰士縱極繁盛無足重十室邑有人焉重矣孔霖曰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寡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爲是編以傳之我觀四方風氣變遷固由世運要其轉移在人江左古屬荒徼東晉衣冠南渡人文遂盛閩粵尤僻遠南宋來與吳蜀爭衡苟非開其先者有人後縱有聰明才俊何所感興以爲則倣而日趨於盛孔霖與予交最篤渾渾不露其才而爽豁沉朴意念深遠吾所與期以他日之建立蓋不在區區

風物紀敘

四

聞也然則穎上所以傳豈徒恃此風物之紀歟康熙辛未三月北丕同學弟王源敘

潁上風物紀卷上

邑人高澤生孔霖甫著

紀地

舊志潁在房二度陳劍樵先生曰潁上在亢二度方輿紀要豫州東南為潁潁楚地秦滅楚屬潁州郡西漢曰慎縣莽曰慎治屬汝南郡西晉屬汝陰隸豫州道劉宋時僞置樓煩縣於此後魏屬下蔡郡梁仍曰樓煩縣置汴郡於此東魏改為下蔡郡治後齊郡廢縣仍屬汝陰郡隋屬潁州大業二年改為潁上縣仍屬汝陰唐武德三年仍屬潁州隸河南道宋收

風物紀卷上

和六年以潁州為順昌軍縣屬之至元十三年仍潁州省縣入焉二十八年隸河南汝甯府後復置縣隸汝甯府仍屬潁州入南直隸鳳陽府 本朝改直隸為江南省仍屬鳳陽府潁州地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百五里東至壽州百三十里北至蒙城百一十里亳州二百里西至潁州百二十里西南至固始百八十里南至霍邱七十里三百一十里達鳳陽六百一十里達江甯由汴二千三百里由徐二千里由歸德千九百里達順天

今城西北十二里古慎城前漢書汝南郡有慎縣應劭曰慎

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慎字本作慎音真關駟曰永平五年
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耳功臣表注慎音震晉書慎故羗
邑水經注慎水東流有上慎阪中慎阪下慎阪漢成帝時翟
方進奏毀之夢上帝怒曰奈何毀我濯子淵後許偉君知水
脈復修之疑今三道衝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合尹子西召故
太子建之子勝使處吳境爲白公杜註汝陰褒信城西南有
白亭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杜註在汝陰慎縣魏至正三年
母邱儉討司馬師不克自項走慎晉書太和六年苻秦遣苻
鑒張蚝救袁瑾於壽春桓溫遣桓伊擊之大破於石橋秦兵

風物紀卷上

二

退屯慎縣方輿紀要劉宋改置慎縣於合肥此城遂廢

按漢書真邱真陽縣宋書慎陽作真陽隋書開皇十六年
置縣曰真邱大業初改真陽此三說皆汝甯府真陽縣與
此無涉蓋彼真先慎後改
真此慎先慎後誤慎耳

穎上城在沙河西岸周環三里左傳成公十六年知武子以
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宋反諸侯遷於穎上注陳
國東武平西南有鹿邑蔡上蔡史記列傳管夷吾穎上人通
鑑注隋大業二年於今城南故鄭城地置穎上縣以其地枕
穎水上游故名五代史唐龍紀元年朱全忠遣師古將兵自
穎上趨淮南擊孫儒周顯德二年帝親征淮南命白重贊將

兵屯潁上

按鹿邑至上蔡潁上在其間是此地未名慎已名潁也隋以慎為潁蓋因史稱管子潁上人而因而復其初耳

甘城在縣西北括地志秦甘羅舊居此城因以名晉書魏嘉平四年王淩反於壽春司馬宣王自帥中軍汎舟沂淩九日而到甘城淩迎降面縛水次王以淩歸京師天子使侍中韋誕持節勞之王至自甘城杜佑曰故甘城梁於此置下蔡郡方輿紀要甘城吳魏以來關防津濟處也後為甘城驛潁河所經

鄭城在縣南水經注潁水過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經蝸螻

風物紀卷上

三

一作蟪

郭東俗謂之鄭城梁書普通六年裴邃拔魏鄭城汝潁間皆響應宋白曰南北畫淮為守關梁莫謹於此寰宇記隋大業二年置潁上於故鄭城地唐武德四年移於今治方輿紀要舊城在縣北十二里臨沙河基址猶存則今城又非唐初所移之城矣

段王城去縣五十里在江口北舊志段靈君築外環九里內周三里土人呼為段家營其墓封以鐵鑛亦號鉄邱碣曰武威將軍段公之墓東觀記段潁有功而還介士鼓吹錚鐸漢書段潁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

宗之從曾孫也少遊俠長折節好古舉孝廉除園陵令遷遼東屬國都尉擊鮮卑有功徵拜議郎斬泰山賊東郭泰等封列侯擊八柱石城滇那勒姐諸羌封都亭侯又破先零於逢義山奢延津射虎谷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級更封新樂邑侯頗行兵仁愛在邊十餘年未嘗葺寢還拜侍中轉執金吾太尉然曲意宦官保其富貴卒以中常侍王甫之黨死獄中家屬徙邊至呂疆上疏訟頗功始詔妻子還本部武陰城記里書周武王築舊志張飛築皆無據

有僑置之慎縣有慎縣之僑置晉元帝太興元年祖約自譙

風物紀卷上

四

城退還壽春豫州全沒成帝咸和四年始僑立豫州於淮西劉宋武帝永初二年以淮西爲豫州淮東爲南豫州遂僑置樓煩縣於汝陰郡之慎縣

先是慎縣已有僑置之鄭城但無年月可考

明帝太始

五年淮西悉沒於魏魏以屬下蔡郡又二年而爲明帝之泰豫元年始僑置慎縣於合肥晉書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請救朝廷不出兵聰遂寇遼適阜陵注春秋公會吳於橐皋杜預曰在淮南邊適縣劉杓曰在唐廬州慎縣按唐廬州卽今九江杓所謂慎縣乃僑置合肥之慎縣也梁武帝普通六年

北魏明帝

正月癸酉裴邃尅魏鄭城慎入梁仍曰樓煩縣

並置

汴郡於此又十四年而為武帝之大通元年魏季靜帝六月庚寅

潁州刺史奚思業復汝潁諸郡仍以慎屬下蔡武帝太清元

年魏季靜帝正月辛亥魏侯景反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

魏將王思政入據潁州景徙鎮豫州慎入西魏慕容紹宗敗

景於渦口景走保壽州慎復入魏按六朝畫淮時慎為瀕淮

要地雖南北無常而慎縣之僑置則鄭城樓煩汴郡僑置之

慎縣則廬江之合肥也

按樓煩在古慎城鄭城即今城汴郡僑置未詳何地

淮水在縣南三十里自州境東流入縣界淮水潁水在縣東

風物紀卷上

門外一名沙河自州境東南入縣又東南至正陽鎮入淮潁水

考水經注淮水東流與潁水會方輿紀要潁口合淮之處南

北鉅防也淮潁分合考山海經潁水出少室水經注潁水自臨潁

而下合小灑水始別為沙爾雅曰潁別為沙亦猶江別為沱

也潁沙異同考沙作砂音方輿紀要金末河決太康自潁

西北陳州入境東南流至縣元末又自通許分流一支自陳

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水東流過項城趙家渡入沈邱乳香臺

由州至縣明洪武八年黃河分決入潁水自太和縣經潁州

北門歷潁上縣東流入淮正統十二年河徙鹿邑舊流遂絕

惟河南西華一支入潁合濂此後通塞不時矣黃河溢潁入淮考俗

謂潁小河淮大河

按漢書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括地志十道山川考俱云出陽乾山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潁陽縣一統志潁陽城在登封縣西南八十里漢書所云陽城蓋登封之潁陽城非沁水之陽城陽乾山即少室支山與山海經水經注非有二也

潁口在縣東六十里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

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三國志黃初五年魏主丕御

龍舟循蔡潁浮淮入壽春魏嘉平三年司馬懿襲王淩於壽

春淩迎降邱頭今沈邱懿沿潁東下駐船淮中晉書大元八年

風物紀卷上

苻堅入寇陽平公融帥師三十萬先至潁口陳書大建五年

宣帝使吳明徹伐齊圍王琳於壽春齊遣皮景和救之景和

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久之渡淮去壽陽三

十里而軍壽為陳所拔齊兵復至潁口陳將樊毅擊走之唐

書建中三年李希烈阻兵淮西江淮輸物畱梗詔徙餉道自

潁入汴元和十一年討吳元濟置淮潁水道自壽州西四十

里入潁口又沂濂自潁州西入濑河即小濂水輸楊子院米餽行

營諸軍咸通九年十一月龐勛反據淮口漕驛路絕十二月

庚辰朔戴可師敗之賊棄淮走令狐綯傳龐勛攻泗州綯為

招討使命李湘救之勛謾辭謝絢喜請假勛節鉞敕湘曰賊已降第謹守淮口無庸戰張鎬傳鎬為淮南節度使賊圍宋州張巡告急乃倍道而進檄濠州刺史閻邱曉趨救之曉逗畱不前鎬至淮口巡已陷鎬怒杖殺曉五代史唐大順元年朱全忠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軍周顯德二年攻唐淮南周師自閔河泝潁入淮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亮南侵詔淮西諸軍保潁口開禧二年金僕散揆南侵揚兵欲渡下蔡守將何汝礪悉衆花靨以備之揆遣賽不花等潛師渡八疊灘駐於南岸諸軍駭潰揆遂奪潁口下安

風物紀卷上

七

豐軍及霍邱縣弘簡錄金載記蕭望之傳天德中詔運米八萬斛由蔡潁入淮饋伐宋諸軍

按淮潁合流之處今之八里梁是也自北而南曰潁口自南而北曰淮口自北而南則泛蔡泛閔皆可由潁入淮自南而北則由淮泝潁可以自惠民河達汴可以歷陳許抵襄郟故自北而南保潁口自南而北保淮口真南北鉅防也

潤河在縣西南四十里自潁州大潤河流至桃花店入縣界

逕漕口卽今南照過靈臺入淮濟河在縣西北五十里出亳州東

北流入縣界經金溝合肥水至五河縣入淮八里河在縣南八里受柳溝水入淮史河在甘羅鄉去縣三十里沙河支流

也肥河在縣東北七十里出亳州入縣金溝至峽石口入淮水經注肥水上承沙河亂流東注江口河在縣北三十五里出潯州蘆魯南流入潯清河在縣西北五十里出漕口鎮舊傳楚王自水臺開渠引淮流達胡子國卽此

長林白馬老梧崗鹽跼白塔洪城皆汪洋巨漕而以陽臺東西湖爲最大晉書宣帝紀魏正始四年帝陳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修諸陂於潯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時諸湖想俱在屯墾內矣方輿紀要陽臺在縣北十二里有東西二水導源沙河流經陽臺之下因以爲名物產甚多民獲

風物紀卷上

八

其利下流通於淮余十餘歲隨侍先懷仁公展墓湖側時秋暮烟波萬頃荷芰離披先公指示余曰元之末天下大亂章公克讓隱居教子吟且嘯於兩湖之間卒使其子遭際聖明頻繁屏翰茲非其吟嘯地乎先輩風流於今猶可想見云

陳謹月夜泛湖詩 夕陽開返照歸鳥赴高林忽憶東湖好言招靜者尋雨來四野合雲壓衆峯沉滑路衝泥過終期慰素心 雨餘村路淨霧裏出青蒲荷靜香迎櫂天開月滿湖洲中羣鳥聒水面衆星鋪移櫂入深港清光散荻蘆 輕謳蘆葉內歷亂影難齊風寂微香至船開小港迷

扳荷飲墜露摘葦出樓鷄回首綠波上窅然月已西返
權蓮中出花房手自攀葉高失向路舟動破微漣荇藻逐
輕浪菰蒲宿夜烟風光殊未歇重理木蘭船

縣東南六十里淮水東流潁壽之間有東西正陽鎮東正陽
屬壽州故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宋書明帝之
立諸道俱反壽陽鄭黑舉兵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
常奇珍注淮上在東西正陽之間五代史唐天祐二年朱全
忠侵淮南壽州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壽無林木可
爲柵乃退屯正陽渡淮而北後唐明宗殺王公儼於青州支

風物紀卷上

九

使北海韓叔嗣與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以告其友汝陰進
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注九域志潁上有正陽鎮在
淮津之西其東津曰東正陽東正陽吳境也穀送熙載未遽
入吳想在西正陽爲是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唐兵渡淮攻正
陽潁州將白福通擊敗之注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周世
宗顯德二年李穀伐唐爲浮梁自正陽濟淮敗南唐兵於壽
州城下三年唐將劉彥貞趨救李穀慮正陽浮梁爲彥貞所
奪乃焚其芻糗退保正陽彥貞聞之喜引兵輕進直抵正陽
周將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旣而周主至正陽

進次壽州城下四年周克壽州南唐劉仁肇謂其主曰願假
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據正陽收復淮甸元史董文炳築兩
城於西正陽以遏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
文炳病劇子士選擊卻之後人謠以其城為劉備關羽所築
又旁有土城基周三里俗謂之張飛城因謠以八里柴為張
飛習射之處云輿程記東正陽商賈所聚西正陽土著所居
明初淮設大關潁設沙關歲收船料以為鳳陽高墻之費

按沙大兩關明初分屬壽潁歲課數百金耳後歸府判所
收不過千餘金順治初年歸管倉部差亦止萬金後復歸
府判再歸部差轉移之間增課八
萬官胥又倍之商船剝削盡矣

風物紀卷

十

關洲在縣西南七十里方輿紀要潁上之淮西南與霍邱分
境東南與壽州分境壽潁之防在正陽鎮潁霍之防在安風

津安風津在南照
鎮卽今關洲水經注云淮水過安豐郡東北又東為安

風津水之南有洲曰關洲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邱戍於此
三國志魏至元二年毋邱儉舉兵壽春進屯項司馬師遣豫
州刺史諸葛誕征之儉敗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去儉獨
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民張屬就射殺之杜
佑曰霍邱城北有安風津或謠風為豐五代史梁乾化二年
王景仁侵吳廬壽還渡淮吳霍邱將朱景潛移其所表之津

置於深淵梁軍望表而涉溺死甚衆又廟臺渡在縣南二十
五里亦潁南霍北之津濟處與關州同一扼要也

舊志太公路釣魚臺呂望經由之地文地夫子適楚過此二
說於今無考不可信惟管谷爲仲父所生之地其說無疑曰
管谷猶子真之稱鄭谷也管子墩蓋置縣時因陵爲高作後
人憑弔地耳與謝公墩一例俗稱仲父墓非是括地志管子
冢在青州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畱犢灣在正陽鄉
漢書時苗畱犢處晉謝元破苻堅地也依此則畱犢灣在壽
注肥水逕船官湖湖在壽州城西北對八公山左納葛陂瀆

風物紀卷上

十一

水卽時苗畱犢處晉謝元破苻堅地也依此則畱犢灣在壽
州城西湖非此地然潁上曾屬下蔡正陽鄉亦其境內或彼
或此亦說之在疑信閒者也

畱陵在州縣分界處相去各六十里不知列國何君之陵甘
羅墓在縣東五十里沙河北岸舊傳畱陵之墟掘地得磚堅
潤類銅雀甘羅墓下耕者嘗於其地得古銅玉器今皆亾矣
楸冢唐王基之墓在縣東三十里今有楸冢村

潁亭在西門城上元遺山作今廢駐蹕亭在東門外河洲北
岸明太祖憩此今爲尼庵綠波亭在東門城外屠隄之上蓋

隄成作亭以紀其勝也公題詩勒石而置之亭之壁今隄圯
亭廢石在縣署中東城外河洲大可十餘頃四水環之方春
桃李時望之如雲錦然石門勞公作河洲書院於永甯寺傍
至今爲游憩之所

按處州濟川門外有綠
波亭公益移舊命新也

屠公隆綠波亭詩 水落長淮萬里通大河春色片帆中

凌波塵度空隄月遊騎香生廣陌風樓影祇疑沉夜壑波
光直似飲秋虹高歌負鋪千人和遙見宣房瓠子宮

詩四
錄一

廣陵王待重過東洲詩 二月梨花晚他時憶共攀今來

風物紀卷上

十二

花落盡風雨動千山漁網乘新漲河流沒舊灘農歌不知
處縹渺白雲閒 濃綠盤空倚疎紅抱徑斜隔雲聞犬吠
穿竹見人家果雜丹榴樹藤開紫蔓花吾將習耕釣常此
侶烟霞 長風吹驟雨一半挂高林路繞千花氣烟藏百
鳥音幽苔縈錦石細漚響瑤琴晚淮流澗茫茫萬古心
亂水明霞捲疎籬夕照通山桃啣鹿女深葦出漁翁野
澗天無外波平地若空中流發長嘯驚響落蛟宮

屠隄在東門外沙河西岸屠公隆築以捍城者也隄成於萬
曆戊寅圯於崇禎

沈太史懋學河隄告成記 今上丁丑以不佞臣從太史
事而東海屠公隆者其年舉進士其材譽出不佞上或時
相過從言則稱古每好談天下大計娓娓不休不得意輒
怒髮直指扼腕而不平余私心異之亾何屠公授潁上令
行矣潁之東門瀕大河而岸善崩河蓄羨溢將城是瀦蓋
余先聞之潁人云已屠公至問民疾苦則舉對莫如河問
民所便利則舉對莫如隄河而潁故凋敝帑中算緡錢且
盡它大姓有蓋藏者不踰什三爾則集邑父老而策之曰
若其魚乎夫縣官緡錢且盡卽孛者有籍而以若減其籍

風物紀卷上

十三

是委若虎口也若它大姓而啟其蓋藏是反裘而負薪若
安所傅也今貽乃公憂矣其惟之數夕而策成則合首斥
五十金爲百姓幟僚佐而下助有差明日有令邑中曰百
姓欲佐縣官費而自植其生者捐金錢可牛酒可糗糧可
其無財而以伐木畚土來者可捐數無格而賞格自冠以
下有差於是而百姓持牛酒奉金錢者至屢於道舉甬成
雲輪穀如雨而隄非石不任水齧邑苦乏石則發諸邑署
中而未贏也則縣官請貸吏民家吏民家有石可應縣官
者悉驩然延縣官入而其荒祠斷碣在莽蒼閒者覆蒐得

之以庶幾無乏石縣官又輕齎其省視而且夕其慰勞曰
吾不忍以苦財重以苦力也諸工叩首願效死亦不忍請
罷矣凡五十日而河隄成走其吏問記於史懋學懋學記
曰此明潁上令屠隆築東門隄也隄自東迤北長五十丈
廣五丈高五丈五尺內外植以土而下徑尺之木以爲棧
經始於萬曆戊寅之正月九日是春二月之二十九日竣
工於度支不下萬金而是役也縱不敢當國家水衡錢寔
未嘗費縣帑一金云懋學記其事則因以繫之感也班生
有言中國之川以百數而河爲宗瓠子之決人主沉白馬

風物紀卷上

玉璧以禮之而功卒不成其臣遂委之天事非人力可強
蓋當嘉隆間天子宵旰之慮大在河渠當事者其始不博
計利害而其究則破壞成言卽歲擇人於大司空日責費
於大司農然其效亦畧可睹矣而潁上令是役也因財於
利民因利於生我不阻於難無躓於易可謂智勇兼達仁
誠並篤者昔西門豹置十二渠而猶慨然曰今父老必且
患苦百世後子孫思我潁上民而百世思其令有之而又
何有於患苦焉令固不自多且凜乎澤門之哲也余不佞
守抃文墨卑卑無可見於世則中媿潁上令者諸大吏所

由主畫其吏人預勸勦者並在碑中

管子祠在墩傍汪教諭廷銑建二賢祠在大寺傍屠公隆建益之以二甘而為四賢祠則署事經歷蔡僑建也今皆燬於寇無復重修之者

屠公隆二賢祠記 頴上祀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頴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子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頴上人近考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頴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其言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頴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

風物紀卷上

五

今數千年無祠邑之人不好事如此哉頴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觀覽又苦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頴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堇堇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所艷美而豪傑曠世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惟典禮有關亦烏覩雅志哉土風誠樸民志蠢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焉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涼薄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為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隄

劊長碑創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輸爲兩公祠吁嗟乎夫學者無輕議管子也當春秋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鬱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合管子當仲尼則器小合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足奇此平居抵掌可耳合身爲之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又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

風物紀卷上

十六

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槁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叔則齊國一纍囚耳故仲之所爲鴻鬯鬱烈者皆叔有之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甯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祀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張公祠在縣東十里沙河北岸舊名焦氏臺其下有潭卽鄭祥遠所爭之處龍池在淮潤鄉卽九子蛻骨處柔應夫人墓在關洲

蘇文忠公昭靈侯碑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
初家於潁上縣百社村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
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
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
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當助我領有絳綃
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
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於淮而青綃者投於合
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閔洲

風物紀卷上

十七

公之兄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托焉事見於唐
趙耕之文而傳於潁閒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
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乾甯中刺史
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
公之靈築祠於蔡既雨翰林學士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
南至於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祀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
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甯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
封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五穴往往見變異出雲雨
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面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

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
左朝議郎蘇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
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惟古至人泠然御
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生有殺以
仁為宗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於有
生我則從之惟穎之閒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於有宋上
帝寵之先帝封之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我穎民處瘠而
窮地傾東南源水所鍾忽焉歸壑十里一空公居其閒拯
弱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居其功坎坎擊

風物紀卷上

十六

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
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媿於中公之所饗惟誠與
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
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歐陽文忠公祈雨文 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
安歸而又頑傲愚冥鮮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
皆無以進說於神雖有請宐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焉
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亾於此
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

人力之所能爲而神力之所甚易苟以此進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勿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

蘇文忠公祈雨文 赫赫龍王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旣洗濯齋居陳誠旱我之罪無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金相其重千金惠然肯來祈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畱浹辰一雨再雪旣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昭公之神於萬斯年惟師道妙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

風物紀卷上

九

禱雨詩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鄭公不量力敢以非意千元黃雜雨戰絳青表雙蟠烈氣斃強敵仁心惻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麩麥枯浩蕩日月寬今予無吏責十日勒征鞍春蕊得雨雪少助先生盤龍不憚往來而我獨晏安閉閣默自念神交清夜闌

禱雨旣應詩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控羽舞白酒浮雲壘言從關洲妃遠去焦氏臺倒傾瓶中水一洗地上埃破早不論功乘雲卻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

今古意英雄貫東萊笑彼龍為友幽明莫相猜

三公祠在縣治東賓館南祀李僉事天衢謝副使肇元廖知縣惟義歲春秋二仲有司薦以少牢

先懷仁公三公祠記 三公者皆有守城禦寇之功者也
正德七年三月楊虎餘衆賈敏兒悉甲寇潁是時承平久
民不知兵李僉憲天衢適過潁集潁人誓之曰女能用命
乎我能為女守於是募義勇礪器械百攻百卻凡七晝夜
而賊沮公曰此可襲而擒也出奇兵擊之斬三百餘級而
隣邑之或陷或降者喋血通衢矣潁人感公之恩謀所以

風物紀卷上

二十

尸祝公者乃建李公祠崇禎乙亥正月寇陷霍邱焚漕口
遊兵及潁而盧軍容至亟徵潁餉潁荒卒無以應謝副使
肇元不俟請貸潁餉千五百金仍厚遺軍容俾矜恤焉而
潁全九月寇掠潁公發淮兵五百助潁城守而潁全丁丑
十月賊報急潁方戒嚴忽有飛騎呼城下者衆曰賊也擒
訊之知為祖帥遊騎方欵以俟而帥偵得之怒欲屠潁公
力解之復貸千金為潁助餉而潁全三年之內三活潁潁
人感公之恩謀所以尸祝公者乃迎公生位合李公為二
公祠丙子正月長壽廖公維義甫蒞潁張判子等賊蔽蒙

毫而來勢如風雨公外修戰具內嚴守禦攻圍十餘日不勝而去丁丑八月闖蹋天隔里眼等連營向潁民之避難入城者公盡虛廨舍祠宇以處之使畜匝城下人編城上賊至復出奇計斬斫之賊食盡引去辛巳春袁老山一條龍等聚飢民數十萬填壕結梯勢必覆潁公舉大砲擊賊募死士間出奪其攻具賊稍卻三月六日大風賊聚薪舉火番卒幾不能乘城城垂陷俄而風迴火息賊遁去有自賊中來者傳爲神兵見城上云賊去疫作戶亾十八九公積勞嬰疾瀕死而無恙敘功陞山西道御史士民感公之

風物紀卷上

三

恩謀所以尸祝公者乃立公生位於二公之右曰三公祠嗟乎死勤事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祀典也三公之尸祝於潁宜矣古人有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濟則爲菑卽墨不濟則爲睢陽成與敗各有天焉要之功存民社豈忘報哉

王九思流賊圍潁上速主帥發救兵歌

王以檢討
謫判壽州繡甲銀

鞍劍在腰馬鳴十里風蕭蕭羽旂猶轉杏花塢鐵騎先過楊柳橋將軍妙伎逞輕捷一箭飛落雙皂雕道傍觀者衆如堵奔走汗流喜欲舞老夫歎息忽不樂暮年今見持戈

斧七日賊圍潁上縣一縣萬民命如線聞道提兵李僉事
日夜登城奮孤戰城中婦子愁戚戚恨不人人生羽翼晨
炊走汲井水竭暮號聲繞春雲黑步兵聞道單身去簡書
馬上飛來急豈謂轅門生風雨不念愁城臥荆棘叢侍郎
馬都督請君早發元戎燹淨掃烽烟四十里我亦西歸杜
陵曲

梅生調俎曰崇禎丁丑西府通判任用儉偵賊偷潁亟取
死囚諭之曰汝能馳潁報賊信則貸汝死而是夜竟以此
嚴守備賊至不得入是亦三公之功也而舊志不載何哉

晉書王右軍愛鵝山陰道士畜鵝一池右軍寫黃庭換之野

風物紀卷上

三

客叢談梁武帝收黃庭與口口告誓並藏御府尙書故寔蘭
亭真本是唐太宗敕蕭翼詐得之辨才者唐野史蘭亭殉葬
昭靈溫韜掘而出之二書之見重古今如此而潁上石本則
自明季始流傳人聞云潁上南關井萬曆末年時時有白光
如虹淘井得石鐵皮錮其外啓之碧綠溫潤面黃庭背蘭亭
傍有思古齋石刻五象字蘭亭敘唐臨絹本七楷字是時潁
人不解搨以硃塗之得水輒散去後乃漸知用墨董思白曰
昔唐太宗命褚虞歐陽摹數百本布天下學宮此褚本也意
唐末五代兵火遍天下有心者錮而藏之今始得出耳余閱

二帖多矣無如此本之善者張登雲曰二帖右軍真蹟不傳
惟虞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傳傳而寢久寢膺如真
賞齋停雲館諸刻不足觀此刻久塵穎上學宮相傳學址舊
在城南外關因民間掘井得石洗而眎之乃出此焉然穎人
鮮鏡古者歲月澶漫不可考余索而諦觀風神遒勁大類褚
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散置蠻塾閒疑其一云唐宐之曰
天啟二年余代庖穎上視此碑如佐玉筆法有青山偃蹇高
人之意迴視世本如纏腳婦人矣余嘗聚衆紙驗初盛中晚
之分知蘭亭字大而劓深久搨未卽傷黃庭字細而劓淺易

風物紀卷上

三

閩工人嫌其閹也閱年而一剔之屢閹屢剔失其真矣今觀
初搨點畫極柔細而旁無傷鑿痕世人見之得毋嗤其膺歟
崇禎二年張公俊英蒞穎搨紙數萬而碎其石是欲天下皆
無公獨有也流寇躡衡水張所遺盡付祖龍物之存燬何有
常乎

方輿紀要潁州古胡子國今州治卽汝陰廢縣隋大業末
房獻伯陷汝陰郡人江子建設柵爲險以禦之唐武德四
年王世充平子建舉州來屬詔以子建爲刺史卽其柵築
城謂之信州以其地近褒信城而名也又財州城在州西
南百一十里東魏置後齊廢州置褒信縣據此則信州財
州褒信縣俱在潁州境內而杜預所謂汝陰褒信城西南
有白亭者蓋統褒信白亭而俱係之汝陰非以褒信爲慎
也隋書褒信縣屬汝南郡潁上縣屬汝陰郡方輿紀要新

鄆城在州東八里城西三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邱。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拔鄆邱，卽此地。漢置新鄆縣，屬汝南郡。後漢建初四年，封殷侯爲宋公，國於新鄆。晉宋齊後魏俱爲宋縣。梁大通僞置陳畱郡，卽陳畱縣。陳州於此。東魏廢州。隋初廢縣，開皇十八年改爲潁陽縣，屬潁州。大業末廢。今亦謂潁陽城，而水經注訛云宋縣在細陽。柳太西北近志遂云潁陽城在太和縣西北四十五里，又以訛傳訛者也。據此則新鄆亦在潁州境內。舊志不當以新鄆爲潁上，卽不得以新鄆侯郭竟入潁宦矣。漢書汝南郡有慎陽縣，復有慎縣。汝陰郡有潁陽縣，復有潁上縣。方輿紀要潁州南百一十里，汝水之陽。元至順中置潁水縣，至正間劉福通作亂，縣廢。今謂之地理城。據此則慎陽縣與慎縣雖各有其地，然皆在潁上境內。而汝陰郡之潁陽旣不得與登封縣之潁陽混，汝陰之潁陽潁水並不得與今之潁上混矣。晉書陸雲傳，張昌爲亂，潁上雲爲使持節討之。趙王倫傳，齊王冏分軍渡潁，攻張泓，泓乘勝至潁上。此所謂潁上，皆指潁川臨潁，開非此地。而唐崔曙潁陽東溪懷古詩則登封之潁陽，李太白看君潁上去，則泛言潁上，猶今之

風物紀卷上

三

稱江上淮上河上不指今縣也